水經注/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十五

水經注卷三十六
青衣水　桓水　若水　沫水　延江水　存水　溫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後魏

卷三十七

青衣水

出青衣縣西蒙山，東與沫水合也。

〈縣，故青衣羌國也。《竹書紀年》梁惠成王十年，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。漢武帝天漢四年，罷沈黎郡，分兩部都尉，一治青衣，主漢民。公孫述之有蜀也，青衣不服，世祖嘉之。建武十九年以爲郡，安帝延光元年，置蜀郡屬國都尉。青衣王子心慕漢制，上求內附。順帝陽嘉二年，改曰漢嘉，嘉得此良臣也。縣有蒙山，青衣水所發，東逕其縣，沫水會于越巂郡之靈關道。青衣水又東，邛水注之，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，東至蜀郡臨邛縣，東入青衣水。〉

至犍爲南安縣，入于江。

〈青衣水逕平鄉，謂之平鄉江。《益州記》曰：平鄉江東逕峨眉山，在南安縣界，去成都南千里。然秋日清澄，望見兩山，相峙如峨眉焉。青衣水又東流，注于大江。〉

桓水

出蜀郡岷山，西南行羌中，入于南海。

〈《尚書・禹貢》：岷、嶓既藝，沱、潛既道，蔡、蒙旅平，和夷底績。鄭玄曰：和，上夷所居之地也。和，讀曰桓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桓水出蜀郡蜀山，西南行羌中者也。《尚書》又曰：西傾因桓是來。馬融、王肅云：西治傾山，惟因桓水是來，言無他道也。余按《經》據《書》，岷山、西傾，俱有桓水，桓水出西傾山，更無別流，所導者惟斯水耳。浮于潛、漢而達江、沔，故《晉・地道記》曰：梁州南至桓水，西抵黑水，東限扞關。今漢中、巴郡、汶山、蜀郡、漢嘉、江陽、朱提、涪陵、陰平、廣漢、新都、梓潼、犍爲、武都、上庸、魏興、新城，皆古梁州之地。自桓水以南爲夷，《書》所謂和夷底績也。然所可當者，惟斯水與江耳。桓水，蓋二水之別名，爲兩川之通稱矣。鄭玄注《尚書》言：織皮，謂西戎之國也；西傾，雍州之山也。雍、戎二野之間，人有事于京師者，道當由此州而來。桓是隴坂名，其道盤桓，旋曲而上，故名曰桓是。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，斯乃玄之別致，恐乖《尚書》因桓之義，非浮潛入渭之文。余攷校諸書，以具聞見，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，雖今古異容，本其流俗，麤陳所由。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，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。自西漢溯流而屆于晉壽界，沮、漾枝津，南歷岡穴，迤邐而接漢，沿此入漾，《書》所謂浮潛而逾沔矣。歷漢川至南鄭縣，屬于褒水，溯褒暨于衙嶺之南，溪水枝灌于斜川，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，此乃水陸之相關，川流之所經復，不乖《禹貢》入渭之宗，寔符《尚書》亂河之義也。〉

若水

出蜀郡旄牛徼外，東南至故關，爲若水也。

〈《山海經》曰：南海之內，黑水之間，有木名曰若木，若水出焉。又云：灰野之山有樹焉，青葉赤華，厥名若木，生崑崙山西，附西極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若木在建木西，木有十華，其光照下地。故屈原《離騷・天問》曰：羲和未陽，若華何光是也。然若木之生，非一所也，黑水之間，厥木所植，水出其下，故水受其稱焉。若水沿流，間關蜀土，黃帝長子昌意，德劣不足紹承大位，降居斯水，爲諸侯焉。娶蜀山氏女，生顓頊于若水之野，有聖德，二十登帝位，承少皞金官之政，以水德寶歷矣。若水東南流，鮮水注之，一名州江。大度水出徼外，至旄牛道，南流入于若水。又逕越巂大莋縣入繩。繩水出徼外，《山海經》曰：巴遂之山，繩水出焉。東南流，分爲二水：其一水枝流東出，逕廣柔縣，東流注于江；其一水南逕旄牛道，至大莋與若水合。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。

莋，夷也，汶山曰夷，南中曰昆彌，蜀曰邛，漢嘉、越巂曰莋，皆夷種也。〉

南過越巂邛都縣西，直南至會無縣，淹水東南流注之。

〈邛都縣，漢武帝開邛莋置之。縣陷爲池，今因名爲邛池，南人謂之邛河。河中有蜂巂山，應劭曰：有巂水，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。後復反叛。元鼎六年，漢兵自越巂水伐之，以爲越巂郡，治邛都縣。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，守之，更名爲集巂也。縣，故邛都國也。越巂水即繩、若矣，似隨水地而更名矣。又有溫水，冬夏常熱，其源可熁雞豚，下湯沐洗，能治宿疾。昔李驤敗李流于溫水是也。若水又逕會無縣，縣有駿馬河，水出縣東高山，山有天馬徑，厥跡存焉。馬日行千里，民家馬牧之山下，或產駿駒，言是天馬子。河中有貝子胎銅，以羊祠之，則可取也。又有孫水焉，水出臺高縣，即臺登縣也。孫水一名白沙江，南流逕邛都縣，司馬相如定西南夷，橋孫水，即是水也。又南至會無入若水，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，青蛉水入焉。水出青蛉縣西，東逕其縣下，縣以氏焉。有石豬圻，長谷中有石豬，子母數千頭。長老傳言，夷昔牧此，一朝化爲石，迄今夷人不敢往牧。貪水出焉。青蛉水又東注于繩水。繩水又逕三絳縣西，又逕姑復縣，北對三絳縣，淹水注之。三絳一曰小會無，故《經》曰：淹至會無注若水。若水又與母血水合，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，北流逕三絳縣南，北入繩。繩水又東，涂水注之，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，縣、山竝即草以立名。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，山生牧靡，可以解毒。百卉方盛，鳥多誤食鳥喙，口中毒，必急飛往牧靡山，啄牧靡以解毒也。涂水導源臘谷，西北流至越巂入繩。繩水又逕越巂郡之馬湖縣，謂之馬湖江，又左合卑水，水出卑水縣，而東流注馬湖江也。〉

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，爲瀘江水，

〈朱提，山名也。應劭曰：在縣西南，縣以氏焉。犍爲屬國也，在郡南千八百許里。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，郡治縣故城。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，西北行，上高山，羊腸繩屈八十餘里，或攀木而升，或繩索相牽而上，緣陟者若將階天。故袁休明《巴蜀志》云：高山嵯峨，巖石磊落，傾側縈迴，下臨峭壑，行者扳緣，牽援繩索。三蜀之人，及南中諸郡，以爲至險。有瀘津，東去縣八十里，水廣六七百步，深十數丈，多瘴氣，鮮有行者。晉明帝太寧二年，李驤等侵越巂，攻臺登縣，寧州刺史王逊遣將軍姚岳擊之，戰于堂琅，驤軍大敗，岳追之至瀘水，赴水死者千餘人，逊以岳等不窮追，怒甚，髮上衝冠，帢裂而卒。按永昌郡有蘭倉水，出西南博南縣，漢明帝永平二年置。博南，山名也，縣以氏之。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，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，渡蘭倉津，土地絶遠，行

者苦之。歌曰：漢德廣，開不賓，渡博南，越倉津，渡蘭倉，爲作人。山高四十里。蘭倉水出金沙，越人收以爲黃金。又有珠光穴，穴出光珠。又有琥珀、珊瑚，黃、白、青珠也。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，水出嶲唐縣，漢武帝置。類水西南流，曲折又北流，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。又東與禁水合，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，水左右甚饒犀象，山有鉤蛇，長七八丈，尾末有岐，蛇在山澗水中，以尾鉤岸上人、牛食之。此水傍瘴氣特惡，氣中有物，不見其形，其作有聲，中木則折，中人則害，名曰鬼彈。惟十一月、十二月差可渡，正月至十月逕之，無不害人，故郡有罪人，徙之禁旁，不過十日皆死也。禁水又北注瀘津水，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，兩岸皆高山數百丈，瀘峰最爲傑秀，孤高三千餘丈。是山于晉太康中崩，震動郡邑。水之左右，馬步之徑裁通，而時有瘴氣，三月、四月逕之必死，非此時猶令人悶吐。五月以後，行者差得無害。故諸葛亮《表》言：五月渡瀘，并日而食，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。《益州記》曰：瀘水源出曲羅嶲，下三百里曰瀘水。兩峰有殺氣，暑月舊不行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。瀘水又下合諸水，而總其目焉，故有瀘江之名矣。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，水道有黑水、羊官水，至險難。三津之阻，行者苦之。故俗爲之語曰：楢溪、赤水，盤蛇七曲，盤羊烏櫳，氣與天通，看都濩泄，住柱呼尹，庳降賈子，左擔七里。又有牛叩頭、馬搏頰坂，其艱險如此也。〉

又東北至僰道縣，入于江。

〈若水至僰道，又謂之馬湖江。繩水、瀘水、孫水、淹水、大渡水，隨決入而納通稱。是以諸書録記羣水，咸言入若，又言注繩，亦或言至僰道入江。正是異水沿注，通爲一津，更無別川，可以當之。水有孝子石，昔縣人有隗叔通者，性至孝，爲母給江脊水，天爲出平石至江脊中，今猶謂之孝子石，可謂至誠發中，而休應自天矣。〉

沫水

出廣柔徼外，

〈縣有石紐鄉，禹所生也。今夷人共營之，地方百里，不敢居牧，有罪逃野，捕之者不逼，能藏三年，不爲人得，則共原之。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。〉

東南過旄牛縣北，又東至越嶲靈道縣，出蒙山南，

〈靈道縣，一名靈關道。漢制，夷狄曰道。縣有銅山，又有利慈渚。晉太始九年，黃龍二見于利慈池。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，以白刺史王濬，濬表上之，晉朝改護龍縣也。沫水出岷山西，東流過漢嘉郡，南流衝一高山，山上合下開，水逕其間，山，即蒙山也。〉

東北與青衣水合，

〈《華陽國志》曰：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，合爲一川，自下亦謂之爲青衣水。沫水又東，逕開刊縣，故平鄉也，晉初置。沫水又東逕臨邛南，而東出于江原縣也。〉

東入于江。

〈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，水脈漂疾，破害舟船，歷代爲患。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。河神贔怒，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，遂平溷崖。通正水，路開，處即冰所穿也。〉

延江水

出犍爲南廣縣，東至牂柯鐆縣，又東屈北流，

〈鐆縣，故犍爲郡治也。縣有犍山，晉建興元年，置平夷郡，縣有鐆水，出鐆邑西不狼山，東與溫水合。溫水一曰煖水，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黚水。黚水亦出符縣，南與溫水會。闞駰謂之闞水，俱南入鐆水。鐆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。延江水又與漢水合，水出犍爲漢陽道山闔谷，王莽之新通也。東至鐆邑入延江水也。〉

至巴郡涪陵縣，注更始水，

〈更始水，即延江枝分之始也。延水北入涪陵水，涪陵水出縣東，故巴郡之南鄙，王莽更名巴亭，魏武分邑，立爲涪陵郡。張堪爲縣，會公孫述擊堪，同心義士，選習水者筏渡堪于小別江，即此水也。其水北至枳縣入江。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，其水注引瀆口石門。空岫陰深，邃澗闇密，傾崖上合，恒有落勢，行旅避瘴，時有經之，無不危心于其下，又謂之西鄉水，亦謂之西鄉溪。溪水間關二百許里，方得出山，又通波注遠，復二百餘里，東南入遷陵縣也。〉

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，入于酉水。

〈《武陵先賢傳》曰：潘京世長爲郡主簿，太守趙偉甚器之。問京：貴郡何以名武陵？京答曰：鄙郡本名義陵，在辰陽縣界，與夷相接，數爲所破。光武時，移治東山之上，遂爾易號。《傳》曰：止戈爲武。《詩》云：高平曰陵。于是名焉。酉水北岸有黔陽縣，許慎曰：溫水南入黔，蓋鐕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。故縣受名焉。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，左合酉水。酉水又東際其故城北，又東逕酉陽故縣南，而東出也。兩縣相去，水道可四百許里，于酉陽合也。〉

酉水東南至沅陵縣，入于沅。

存水

出犍爲　　馹縣，

〈王莽之孱馹也。益州大姓雍闓反，結壘于山，繫馬柳柱，柱生成林，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。梁，夷言馬也。存水自縣東南流，逕牧靡縣北，又東逕且蘭縣北，而東南出也。〉

東南至鬱林定周縣，爲周水，

〈存水又東，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，而東南與毋斂水合。水首受牂柯水，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，又東注于存水。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，蓋水變名也。〉

又東北至潭中縣，注于潭。

溫水

出牂柯夜郎縣，

〈縣，故夜郎侯國也。唐蒙開以爲縣，王莽名曰同亭矣。溫水自縣西北流，逕談藁與迷水合，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，東逕談藁縣，右注溫水。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，

又逕味縣，縣，故滇國都也。諸葛亮討平南中，劉禪建興三年，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。水側皆是高山，山水之間，悉是木耳夷居，語言不同，嗜慾亦異。雖曰山居，土差平和，而無瘴毒。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，池在縣西北，周三百許里，上源深廣，下流淺狹，似如倒流，故曰滇池也。長老傳言，池中有神馬，家馬交之則生駿駒，日行五百里。晉太元十四年，寧州刺史費統言：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，一白一黑，盤戲河水之上。有滇州，元封三年立益州郡，治滇池城，劉禪建寧郡也。溫水又西會大澤，與葉榆僕水合。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，建興中，劉禪割屬建寧郡。橋水注之，水上承俞元之南池，縣治龍池洲，周四十七里，一名河水，與邪龍分浦。後立河陽郡，治河陽縣，縣在河源洲上。又有雲平縣，竝在洲中。橋水東流至毋單縣，注于溫。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毋掇縣東，王莽更名有掇也。與南橋水合，水出縣之橋山，東流，梁水注之。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，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，王莽更名勝狹縣。梁水又東逕毋掇縣，左注橋水，橋水又東注于溫。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。劉禪建興三年，分牂柯置興古郡，治溫縣。《晉書・地道記》，治此。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，溫水上合梁水，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，是以劉禪分興古之毋南，置郡于梁水縣也。溫水又東南逕鐔封縣北，又逕來惟縣東，而僕水右出焉。〉

又東至鬱林廣鬱縣，爲鬱水，

〈秦桂林郡也，漢武帝元鼎六年，更名鬱林郡，王莽以爲鬱平郡矣。應劭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《周禮》，鬱人掌祼器，凡祭醊賓客之祼事，和鬱鬯以實樽彝。鬱，芳草也，百草之華，煮以合釀黑黍，以降神者也。或說今鬱金香是也。一曰：鬱人所貢，因氏郡矣。溫水又東逕增食縣，有文象水注之。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。應劭曰：故句町國也。王莽以爲從化。文象水、蒙水與盧惟水、來細水、伐水，竝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，注于鬱水也。〉

又東至領方縣東，與斤南水合。

〈縣有朱涯水，出臨塵縣，東北流，驩水注之。水源上承牂柯水，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。朱涯水又東北逕臨塵縣，王莽之監塵也。縣有斤南水、侵離水，竝逕臨塵，東入領方縣，流注鬱水。〉

東北入于鬱。

〈鬱水，即夜郎豚水也。漢武帝時，有竹王興于豚水，有一女子浣于水濱，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，推之不去，聞有聲，持歸破之，得一男兒，遂雄夷濮，氏竹爲姓，所捐破竹，于野成林，今竹王祠竹林是也。王嘗從人止大石上，命作羹，從者白無水。王以劒擊石出水，今竹王水是也。後唐蒙開牂柯，斬竹王首，夷獠咸怨，以竹王非血氣所生，求爲立祠，帝封三子爲侯，及死，配父廟，今竹王三郎祠，其神也。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，東逕牂柯郡且蘭縣，謂之牂柯水。水廣數里，縣臨江上，故且蘭侯國也，一名頭蘭，牂柯郡治也。楚將莊蹻，泝沅伐夜郎，椓牂柯繫船，因名且蘭爲牂柯矣。漢武帝元鼎六年開，王莽更名同亭，有柱浦關。牂柯，亦江中兩山名也。左思《吳都賦》云：吐浪牂柯者也。元鼎五年，武帝伐南越，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，同會番禺是也。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，毋斂水出焉。又東，驩水出焉。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。又東北逕領方縣北，又東逕布山縣北，鬱林郡治也。吳陸績曰：從今以去六十年，車同軌，書同文。至太康元年，晉果平吳。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。又東入阿林縣，潭水注之，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，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，周水自西南來注之。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，水西出牂柯毋斂縣，王莽之有斂也，東至潭中入潭。潭水又逕中留縣東、阿林縣西，右入鬱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橋水東至中留入潭。又云：領方縣又有橋水。余診其川流，更無殊津，正是橋、溫亂流，故兼通稱。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，潭水又得鬱之兼稱，而字當爲溫，非橋水也。蓋書字誤矣。鬱水右則留水注之，水南出布山縣，下逕中留入鬱。潭水東逕阿林縣，又東逕猛陵縣，浪水注之。又東逕蒼梧廣信縣，瀨水注之。鬱水又東，封水注之，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，謝沭縣東界牛屯山，亦謂之臨水。東南流逕萌渚嶠西，又東南左合嶠水。庾仲初云：水出萌渚嶠，南流入于臨。臨水又逕臨賀縣東，又南至郡，左會賀水，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羅山，東南流逕興安縣西。盛弘之《荊州記》云：興安縣水邊有平石，上有石履，言越王渡溪脫履于此。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，右注臨水。郡對二水之交會，故郡縣取名焉。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，又西南逕封陽縣東，爲封溪水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縣有封水。又西南流入廣信縣，南流注于鬱水，謂之封溪水口者也。鬱水又東逕高要縣，牢水注之，水南出交州合浦郡，治合浦縣，漢武帝元鼎六年，平越所置也。王莽更名曰桓合，縣曰桓亭。孫權黃武七年，改曰珠官郡。郡不產穀，多採珠寶，前政煩苛，珠徙交趾，會稽孟伯周爲守，有惠化，去珠復還。郡統臨允縣，王莽之大允也。牢水自縣北流，逕高要縣入于鬱水。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，浪水出焉。又南，右納西隨三水，又南逕四會浦，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，浦內漕口，馬援所漕。水東南曲屈通郎湖，湖水承金郎究，究水北流，左會盧容、壽泠二水。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，山南長嶺，連接天障。嶺西盧容水湊，隱山繞西衛北，而東逕區粟城北，又東，右與壽泠水合，水出壽泠縣界。魏正始九年，林邑進侵，至壽泠縣以爲疆界，即此縣也。壽泠縣以水湊，故水得其名。東逕區粟故城南，攷古志，竝無區粟之名。應劭

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日南，故秦象郡。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，治西捲縣。《林邑記》曰：城去林邑，步道四百餘里。《交州外域記》曰：從日南郡南，去到林邑國，四百餘里。準逕相符，然則城故西捲縣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水入海，有竹可爲杖。王莽更之曰日南亭。《林邑記》曰：其城治二水之間，三方際山，南北瞰水，東西澗浦，流湊城下，城西折十角，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，東西度六百五十步，甎城二丈，上起甎牆一丈，開方隙孔。甎上倚板，板上五重層閣，閣上架屋，屋上架樓，樓高者七八丈，下者五六丈。城開十三門，凡宮殿南向，屋宇二千一百餘間。市居周繞，岨峭地險，故林邑兵器戰具，悉在區粟。多城壘，自林邑王范胡達始，秦餘徙民，染同夷化，日南舊風，變易俱盡。巢棲樹宿，負郭接山，榛棘蒲薄，騰林拂雲，幽煙冥緬，非生人所安。區粟建八尺表，日影度南八寸。自此影以南，在日之南，故以名郡。望北辰星，落在天際。日在北，故開北戶以向日，此其大較也。范泰《古今善言》曰：日南張重，舉計入洛，正旦大會。明帝問：日南郡北向視日邪？重曰：今郡有雲中、金城者，不必皆有其實，日亦俱出于東耳。至于風氣暄暖，日影仰當，官民居止隨情，面向東西南北，迴背無定，人性凶悍，果于戰鬬，便山習水，不閑平地。古人云：五嶺者，天地以隔內外。況綿途于海表，顧九嶺而彌邈，非復行路之逕阻，信幽荒之冥城者矣。壽泠水自城南，東與盧容水合，東注郎究，究水所積，下潭爲湖，謂之郎湖。浦口有秦時象郡，墟域猶存。自湖南望，外通壽泠，從郎湖入四會浦。元嘉二十年，以林邑頑凶，歷代難化，恃遠負衆，慢威背德。北寶既臻，南金闕貢，乃命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，脩文服遠。二十三年，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。軍次區粟，進逼圍城，以飛梯雲橋，懸樓登壘，鉦鼓大作，虎士電怒，風烈火揚，城摧衆陷。斬區粟王范扶龍首，十五以上，坑截無赦，樓閣雨血，填屍成觀。自四會南入，得盧容浦口。晉太康三年，省日南郡屬國都尉，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。《晉書・地道記》曰：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。永和五年，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、廣兵伐范文于舊日南之盧容縣，爲文所敗，即是處也。退次九真，更治兵，文被創死，子佛代立。七年，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，入頓郎湖，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，連壘五十餘里，畯、平破之，佛逃竄川藪，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。遣武士陳延勞佛，與盟而還。康泰《扶南記》曰：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，常從此口出也。故《林邑記》曰：盡紘滄之徼遠，極流服之無外。地濱滄海，衆國津逕。鬱水南通壽泠，即一浦也。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。《林邑記》曰：浦通銅鼓、外越、安定、黃岡心口，蓋藉度銅鼓，即駱越也。有銅鼓，因得其名。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。至鑿口，馬援所鑿，內通九真、浦陽，《晉書・地道記》，九德郡有浦陽縣。《交州記》曰：鑿南塘者，九真路之所經也，去州五百里，建武十九年，馬援所開。《林邑記》曰：外越、紀粟、望都。紀粟出浦陽，渡便州。至典由，渡故縣。至咸驩。咸驩屬九具。咸驩已南，麞麂滿岡，

鳴咆命疇，警嘯聒野，孔雀飛翔，蔽日籠山。渡治口，至九德。按《晉書・地道記》有九德縣。《交州外域記》曰：九德縣屬九真郡，在郡之南，與日南接。蠻盧犨居其地，死，子寶綱代，孫黨，服從吳化，定爲九德郡，又爲隸之。《林邑記》曰：九德，九夷所極，故以名郡。郡名所置，周越裳氏之夷國。《周禮》，九夷遠極越裳。白雉、象牙，重九譯而來。自九德通類口，水源從西北遠荒，逕寧州界來也。九德浦內逕越裳究、九德究、南陵究。按《晉書・地道記》，九德郡有南陵縣，晉置也。竺枝《扶南記》：山溪瀨中謂之究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郡有小水五十二，并行大川，皆究之謂也。《林邑記》曰：義熙九年，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，與林邑王范胡達戰，擒斬胡達二子，虜獲百餘人，胡達遁。五月，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，復襲九真，長圍跨山，重柵斷浦，驅象前鋒，接刃城下，連日交戰，殺傷乃退。《地理志》曰：九真郡，漢武帝元鼎六年開，治胥浦縣，王莽更之曰成也。《晉書・地道記》曰：九真郡有松原縣。《林邑記》曰：松原以西，鳥獸馴良，不知畏弓，寡婦孤居，散髮至老，南移之嶺，崒不踰仞，倉庚懷春于其北，翡翠熙景乎其南。雖嚶讙接響，城隔殊非，獨步難遊，俗姓塗分故也。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，進得橫山。太和三年，范文侵交州，于橫山分界，度比景廟，由門浦至古戰灣。吳赤烏十一年，魏正始九年，交州與林邑于灣大戰，初失區粟也。渡盧容縣，日南郡之屬縣也。自盧容縣至無變，越烽火至比景縣，日中頭上，影當身下，與影爲比。如淳曰：故以比景名縣。闞駰曰：比，讀陰庇之庇。景在己下，言爲身所庇也。《林邑記》曰：渡比景至朱吾。朱吾縣浦，今之封界，朱吾以南，有文狼人，野居無室宅，依樹止宿，食生魚肉，採香爲業，與人交市，若上皇之民矣。縣南有文狼究，下流逕通。《晉書地道記》曰：朱吾縣屬日南郡，去郡二百里。此縣民，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，引屈都乾爲國。《林邑記》曰：屈都，夷也。朱吾浦內通無勞湖，無勞究水通壽泠浦。元嘉元年，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，陽邁出婚不在，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，先襲區粟，已過四會，未入壽泠，三日三夜無頓止處，凝海直岸，遇風大敗。陽邁攜婚，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，謙之遭風，餘數船艦，夜于壽泠浦里相遇，闇中大戰，謙之手射陽邁柁工，船敗縱橫，崑崙單舸，接得陽邁。謙之以風溺之餘，制勝理難，自此還渡壽泠，至溫公浦。升平三年，溫放之征范佛于灣分界陰陽圻，入新羅灣，至焉下，一名阿賁浦，入彭龍灣隱避風波，即林邑之海渚。元嘉二十三年，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，飛艎蓋海，將指典沖，于彭龍灣上鬼塔，與林邑大戰，還渡典沖、林邑入浦，令軍大進，持重故也。浦西，即林邑都也。治典沖，去海岸四十里，處荒流之徼表，國越裳之疆南，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。東濱滄海，西際徐狼，南接扶南，北連九德。後去象林，林邑之號，建國起自漢末，初平之亂，人懷異心，象林功曹姓區，有子名逵，攻其縣殺令，自號爲王。值世亂離，林邑遂立。後乃襲代，傳位子孫，三國鼎爭，未有所附。吳有交土，與之鄰接，進侵壽泠，以爲疆界。自區逵以後，國無文史，失其纂代，世數難詳，宗胤

滅絶，無復種裔。外孫范熊代立，人情樂推。後熊死，子逸立。有范文，日南西捲縣夷帥范椎奴也。文爲奴時，山澗牧牛，于澗水中得兩鯉魚，隱藏挾歸，規欲私食。郎知檢求，文大慙懼，起託云：將礪石還，非爲魚也。郎至魚所，見是兩石，信之而去，文始異之。石有鐵，文入山中，就石冶鐵，鍛作兩刀，舉刃向鄟，因祝曰：鯉魚變化，冶石成刀，斫石鄟破者是有神靈，文當得此，爲國君王。斫不入者，是刀無神靈。進斫石鄟，如龍淵、干將之斬蘆藁，由是人情漸附。今斫石尚在，魚刀猶存，傳國子孫，如斬蛇之劍也。椎嘗使文遠行商賈，北到上國，多所聞見。以晉愍帝建興中，南至林邑，教王范逸制造城池，繕治戎甲，經始廓略。王愛信之，使爲將帥，能得衆心。文讒王諸子，或徙或奔，王乃獨立。成帝咸和六年死，無胤嗣。文迎王子于外國，海行取水，置毒椰子中，飲而殺之。遂脅國人，自立爲王。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，有從己者，取而納之；不從己者，絶其飲食而死。《江東舊事》云：范文本揚州人，少被掠爲奴，賣墮交州，年十五六，遇罪當得杖，畏怖因逃，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，没入于王，大被幸愛。經十餘年，王死，文害王二子，詐殺侯將，自立爲王，威加諸國。或夷椎蠻語，口食鼻飲，或雕面鏤身，狼朊裸種。漢、魏流赭，咸爲其用。建元二年，攻日南、九德、九真，百姓奔迸，千里無煙，乃還林邑。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，城西南角，高山長嶺，連接天鄟，嶺北接澗，大源淮水出舶舡遠界，三重長洲，隱山繞西，衛北迴東，其嶺南開澗；小源淮水出松根界，上山壑流，隱山繞南，曲街迴東，合淮流以注典沖。其城西南際山，東北瞰水，重壍流浦，周繞城下，東南壍外，因傍薄城，東西橫長，南北縱狹，北邊西端，迴折曲入。城周圍八里一百步，甎城二丈，上起甎牆一丈，開方隙孔，甎上倚板，板上層閣，閣上架屋，屋上構樓，高者六七丈，下者四五丈。飛觀鴟尾，迎風拂雲，緣山瞰水，騫翥鬼嵲。但制造壯拙，稽古夷俗。城開四門：東爲前門，當兩淮渚濱，于曲路有古碑，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。西門當兩重壍，北迴上山，山西即淮流也。南門度兩重壍，對溫公壘。升平二年，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趾太守杜寶、別駕阮朗，遂征林邑，水陸累戰，佛保城自守，重求請服，聽之。今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。北門濱淮，路斷不通。城內小城，周圍三百二十步，合堂瓦殿，南壁不開，兩頭長屋，脊出南北，南擬背日。西區城內，石山順淮面陽，開東向殿，飛檐鴟尾，青巢丹墀，榱題桷椽，多諸古法。閣殿上柱，高城丈餘五，牛屎爲泥。牆壁青光迴度，曲掖綺牖，紫窗椒房，嬪媵無別，宮觀、路寢、永巷，共在殿上，臨踞東軒，徑與下語，子弟臣侍，皆不得上。屋有五十餘區，連甍接棟，檐宇相承。神祠鬼塔，小大八廟，層臺重榭，狀似佛剎。郭無市里，邑寡人居，海岸蕭條，非生民所處，而首渠以永安，養國十世，豈久存哉。元嘉中，檀和之征林邑，其王陽邁，舉國夜奔竄山藪。據其城邑，收寶巨億，軍還之後，陽邁歸國，家國荒殄，時人靡存，躊躕崩擗，憤絶復蘇，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。初，陽邁母懷身，夢人鋪陽邁金席，與其兒落席上，金色光起，昭折豔曜。華俗謂上金爲紫磨

金，夷俗謂上金爲陽邁金。父胡達死，襲王位，能得人情，自以靈夢，爲國祥慶。其太子初名咄，後陽邁死，咄年十九代立，慕先君之德，復改名陽邁。昭穆二世，父子共名，知林邑之將亡矣。其城，隍壍之外，林棘荒蔓，榛梗冥鬱，藤盤笙秀，參錯際天。其中香桂成林，氣清煙澄。桂父，縣人也，棲居此林，服桂得道。時禽異羽，翔集間關，兼比翼鳥，不比不飛，鳥名歸飛，鳴聲自呼。此戀鄉之思孔悲，桑梓之敬成俗也。豫章俞益期，性氣剛直，不下曲俗，容身無所，遠適在南，《與韓康伯書》曰：惟檳榔樹，最南遊之可觀，但性不耐霜，不得北植，不遇長者之目，令人恨深。嘗對飛鳥戀土，增思寄意，謂此鳥其背青，其腹赤，丹心外露，鳴情未達，終日歸飛，飛不十千，路餘萬里，何由歸哉？九真太守任延，始教耕犁，俗化交土，風行象林。知耕以來，六百餘年，火耨耕藝，法與華同。名白田，種白穀，七月火作，十月登熟；名赤田，種赤穀，十二月作，四月登熟。所謂兩熟之稻也。至于草甲萌芽，穀月代種，穜稑早晚，無月不秀，耕耘功重，收穫利輕，熟速故也。米不外散，恒爲豐國。桑蠶年八熟繭，《三都賦》所謂八蠶之綿者矣。其崖小水冪靂，常吐飛溜，或雪霏沙漲，清寒無底，分溪別壑，津濟相通。其水自城東北角流，水上懸起高橋，渡淮北岸，即彭龍、區粟之通逵也。檀和之東橋大戰，陽邁被創落象，即是處也。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，船官川源徐狼，外夷皆裸身，男以竹筒掩體，女以樹葉蔽形，外名狼朊，所謂裸國者也。雖習俗裸袒，猶恥無蔽，惟依暝夜，與人交市。闇中嗅金，便知好惡，明朝曉看，皆如其言。自此外行，得至扶南。按竺枝《扶南記》曰：扶南去林邑四千里，水步道通。檀和之令軍入邑浦，據船官口城六里者也。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，大水連行，潮上西流，潮水日夜長七八尺，從此以西，朔望并潮，一上七日，水長丈六七。七日之後，日夜分爲再潮，水長一二尺。春夏秋冬，厲然一限，高下定度，水無盈縮，是爲海運，亦曰象水也，又兼象浦之名。《晉功臣表》所謂金潾清逕，象渚澄源者也。其川浦渚，有水蟲彌微，攢木食船，數十日壞。源潭湛瀨，有鮮魚，色黑，身五丈，頭如馬首，伺人入水，便來爲害。《山海經》曰：離耳國、雕題國，皆在鬱水南。《林邑記》曰：漢置九郡，儋耳與焉。民好徒跣，耳廣垂以爲飾，雖男女褻露，不以爲羞。暑褻薄日，自使人黑，積習成常，以黑爲美。《離騷》所謂玄國矣。然則儋耳即離耳也。王氏《交廣春秋》曰：朱崖、儋耳二郡，與交州俱開，皆漢武帝所置。大海中，南極之外，對合浦徐聞縣。清朗無風之日，逕望朱崖州，如囷廩大。從徐聞對渡，北風舉帆，一日一夜而至。周迴二千餘里，徑度八百里，人民可十萬餘家，皆殊種異類，被髮雕身，而女多姣好，白晳、長髮、美鬢，犬羊相聚，不服德教。儋耳先廢，朱崖數叛，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。楊氏《南裔異物志》曰：儋耳、朱崖，俱在海中，分爲東蕃。故《山海經》曰：在鬱水南也。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。昔馬文淵積石爲塘，達于象浦，建金標爲南極之界。《俞益期箋》曰：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，有遺兵十餘家不反，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。悉姓馬，自婚姻，今有二百戶。

交州以其流寓，號曰馬流。言語飲食，尚與華同。山川移易，銅柱今復在海中，正賴此民，以識故處也。《林邑記》曰：建武十九年，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，與西屠國分，漢之南疆也。土人以之流寓，號曰馬流，世稱漢子孫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，入須陵東南者也。應劭曰：鬱水出廣信，東入海。言始或可，終則非矣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